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第六回 報私仇一計害三資 盡公心孤身行萬里

詞曰：空地鷹銜蚌肉，沙灘蚌夾鷹頭，二物爭鬥幾時休，盡落漁翁之手。

開口不如閉口，入頭難以出頭，為何無故結冤仇，忍耐些兒也可。

剪斷閒言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那刁國舅見了這兩封邊報，你道他為何歡喜？那一處是西羌番土造反，要取兵征服，一處是北狼關總兵胡申——是他妻舅——的邊報，言：「北方諸王起意，恐北梁王會合長城以外□八家番王前來叩關，長城倒坍，難以拒敵，望請旨差宮修好那萬里長城，以便防敵。」又道：「西羌乃雁翎舊任之所，他明日早朝，上他一本，就點雁翎前去征伐，我卻暗寄一信與我小孩兒刁龍，看他暗絕他的兵糧，怕雁翎不死在敵人之手！應修造長城，這就差鍾佩前去監工，我也寄一信與我妻舅胡申，著他暗克磚料、減發錢糧，著老幼停工去做，卻限緊完工，他一個窮御史，如何賠辦得來？自然是不得歸家。豈非一計害三賢麼！」思想已定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當日逞凶，誰知也有今日！罷了，罷了，教你死無葬身之地便了！」隨即寫了兩封密信，連夜差人送到吏、禮二部，通了關節，以防議奏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早朝，山呼已畢，刁發呈上二處邊本，奏道：「緊急軍情，求吾王早判。」內監接上本章，天子展開一看，大驚道：「朕想西、北二關乃要緊的關隘，非智勇雙全者不能當此大任。元日日的紅光怪響應在此矣！」遂批該部大臣刻日議奏。聖旨一下，刁發即刻發部。那個消息傳將出來，滿朝文武，人人害怕，個個心驚，不知差問人吃這場辛苦呢，都到部裡謀幹，惟恐差著他去的。這且不表眾人謀幹，單言六部大臣議成一本，奏知天子。

那日早朝，刁發呈上六部議奏的本章。天子接來一看，寫道：「西羌素昔強悍，非威名素著之人不能征服。今議得都統官雁翎，本屬西人，深知羌人虛實，且昔日西亂之時，雁翎曾征戰有功，威名久振。乞降旨教雁翎去領兵好親上（原文如此）。北番小國，國名、人心不一，須著才智有餘的前去修好群邦，以為外援，然後北築長城，以為內固。今議得諫議郎御史官鍾佩才智有餘，必能和好諸國，修補邊城，乞聖旨降敕。臣等冒死以聞，還求聖鑒。」天子看罷大喜，即傳旨：加封雁翎為鎮遠將軍、鎮西關提督，領雄兵三萬，刻日平西；又封鍾佩為巡北都御史，加三級，代領工部左侍郎之職，總理長城督工之職。聖旨一下，二人入內，賜了皇封御酒三杯，給領一切文憑出朝，擇日各自起程，限定□一月初五日。聖旨已下，命百官送行，按下不表。

單言雁翎領旨之後，他乃軍機重任，與眾不同，因每日在教場操演人馬，軍令威嚴，好不齊整。那日操演人馬，回衙收拾，忽報鍾爺來見，二人坐下談心。鍾佩道：「你我此行，非同兒戲，此皆刁發之謀以公害私之計。將軍此去，萬里長征，不通音信，勝則不過加封，倘有疏虞，死生未保，一切不可不早為慮。」雁翎被他一句提醒，便道：「承教。御史此行，作何主見？」鍾佩見問，不覺流淚道：「弟此去凶多吉少！封贈那□八國群番，尚有一國不和，使生禍亂。這是第一件難事；更有修造萬里長城，工程浩大，不知那一年才得完工！況刁賊的舅舅胡申在那裡做守關監督，倘有違限期，或錢糧不足，怎得完工回國？多半是不能再會了！」說完，淚流滿面。雁翎道：「末將此去也有難處。刁賊的長男刁龍，現在西羌頭關，倘他公報私仇，裡應外合，也是生死不保。」說罷二人皆哭。鍾佩道：「我想刁賊的詭計多端。我去後，倘他害我的家小，不絕了我後代麼？前日是我已將家眷搬回常州武進縣隱跡遠避去了。」雁翎道：「御史幸有舊宅可居，咱家本是西關人氏，路途遙遠，自從搬到京中，並無親眷，這家小叫咱搬到那裡去？」鍾佩道：「何不托雲太師照應呢？」雁翎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忙吩咐家將去請文翰林來：「托其照應，豈不大妙！」遂拿帖叫家將去了。

家將才去，忽見門官來回道：「回老爺，雲太師來了。」鍾、雁二人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悅道：「來得巧！」二人忙整衣冠，開中門迎接。不一時，太師道：「老夫在落賢莊，聞得二公將要遠行，今日特來奉候。」二人道：「不敢。只為連日國事匆匆，未及過府拜別。」太師道：「二公此去，非同小可，二公必有計議？」二人聞之，一齊流淚道：「卑職們也知此去凶多吉少，但君命在身，不能逃避，乞太師爺教我，將何保全身家？」太師歎道：「都是刁國舅的奸謀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鍾佩道：「雁都統去征西羌，孤征萬里，有家眷在此，惟恐遭害，今日要太師照看。」雲太師道：「請問都院多少宅眷？」雁翎道：「不敢。咱家只有賤內、一個犬子。」太師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就在舍下一同唸書？」雁翎道：「小兒之性愚魯，不好唸書，早晚隨卑職學些武藝，今年□三歲，倒射得幾枝箭。」叫家人：「請公子出來，拜見雲太師來。」

公子名羽字雙飛，生得千斤之力，一表非凡。不一時，公子出來拜太師、鍾佩，卻好文翰林也到。大家見禮坐下，各談衷曲，雁翎當日留酒。飲待之時，鍾佩道：「卑職去後，若得成功而回，自不必言，倘有些聲息不好，求太師即著人到武進，將少兒帶到尊府，存鍾家一脈，則感德多多矣！至於他日親事之言，卑職也不敢望了！」太師道：「年兄差矣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令郎就是老夫的女婿了，何出此言？」鍾佩聽了，忙下席打恭道謝。雁翎也拜托了一番。飲了幾杯，四人各散。當晚無話。次日，鍾佩、雁翎二人又到落賢莊雲太師府內辭行，彼此留連。

過了幾日，看看到了臨去那日，先是鎮西提督雁翎於五鼓行軍，到了教場，點齊三萬人馬，放三聲大炮，擺齊隊伍，祭過寶纛帥旗，馬步兒郎浩浩蕩蕩，出彰義門扎住。雁翎入內辭駕，天子賜宴降旨，命百官在□里長亭送行。雁翎出朝，百官一齊在□里長亭餞行伺候，不表。且言雁翎回家，拜過祖先，夫妻、父子大哭一場而別，趕到長亭。文武百官都來餞行。雲太師道：「但願將軍此一去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雁翎道：「全仗大人洪福。」他二人見人多眼眾，不可談心，惟以目傳情而別。催動三軍，往關西去了。不表。

再言鍾佩等武進音信回頭，知家小已到舊宅，方才放心。備齊應用隨行物件，入朝辭駕。天子道：「卿家此去，萬里程途，不便多人，朕點四名御前侍衛隨卿而去。和過諸王之後回朝修造長城，凡應用之物，朕著北狼關提督總兵胡申給用便了。但願卿早日成功回朝，朕當厚賜。」鍾佩道：「臣仗萬歲大福，誠恐羈遲年久，望吾王勿罪。」天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君臣問答了一會，御史辭出。天子降旨著吏部、兵部給他文憑印綬、令箭火牌，一路關隘行便，要加馬援路行走。又黃金千兩、御宴□席，在□里長亭餞行。部內領旨，早去伺候。鍾佩帶了四位侍衛——乃是武進士出身，一名張炳，一名趙魁，一名路瑤，一名李儉——同到了長亭。百官餞別，略飲幾杯，領了牌印上馬，同四個侍衛、幾名家將告別而去。

行了二里之遙，只見遠遠山亭，有一起人夫在那裡盼望。走到面前，乃是雲太師帶了家將備席，在那裡伺候餞行。鍾佩一見，兩淚淒然，下馬入席，二人細談衷曲。看看日午，只得起身，太師又送了一程，二人不忍分手，灑淚而別。太師回莊不表。

單言鍾佩上馬而行，一路上如醉如癡，淒淒楚楚，心中悲苦，口內哽咽。思想嬌妻幼子，遠隔千山萬水，何年再聚？又不知這萬里長城何日可到？望眼巴巴，天空地闊，路遠山遙，回頭一望，早離城有三□里，只見夕陽西下，煙樹淒迷，正是嚴冬之時，西風陣陣，落葉飄飄，好不荒涼。見了這一派淒涼景況，分外傷情，正是：風塵多少傷懷處，只有天邊明月知。

當晚鍾佩到了館驛安歇，次日起身又走。一路上雖有地方官迎送，只是異鄉風景，觸目傷心。閒話休煩絮。這鍾御史在路，每日饑餐渴飲，夜住早行，走了六七天的路程。那日行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叫虎峽，都是萬丈高山，崎嶇小路，彎彎曲曲，高高下下，馬不能行。鍾爺只得下馬步行，一行人攀藤葛，走了半日。只見老樹參天，怪石巍峨，連太陽都看不見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只好隨行就行，隨著路走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也不見一個村市。原來是盤曲路，走來走去，還在那裡。鍾爺著慌，只得緊走，急忙行了三里之遙，早已天黑下來了。只聽得山上風聲樹響，虎嘯猿呼，好不淒慘。

鍾佩乘著星光，只日前走。走到一座山嘴跟前，乃是一條三叉路，不知往那一條路走。有一古廟，壁倒牆歪，山門不關。鍾爺道：「好了，我們且到廟內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講。」

趕到前面，近前入內一看，乃是一座空庵，裡頭些亂草，遍地灰塵。鍾爺抬頭一看，見上面有一匾，乘著月色細看，乃是「伏波祠」三個字，原是大漢伏波將軍馬援平北有功，立祠於此。鍾爺等一行人走得腰酸腿痛、口渴肚饑，沒奈何，只得入內安歇片時。再述外邊一路行人，抖抖衣服，解下行李，蓋在身上，靠牆而坐。只見那空屋陰陰，四邊黑氣，一個個肚饑身冷，又無燈火，好不淒涼。正是：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。

鍾佩在內坐了一刻，不覺傷心流淚，腹內歎道：「似這樣崎嶇山路，何日能走得到？多應是半路傷身，死作他鄉之鬼！」歇了一會，眾人道：「我們走了一天半夜，也無口熱湯水，怎生過得？不如我們起來趕路，找到一個村莊，再作區處。」鍾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大家收拾，出得廟門，正是五更天氣，霜華遍地，好不嚴寒。眾人走了有一二里路，只見前面一座大林子，約有三五百株合抱大樹。鍾爺打馬前行，來到林邊，只聽得一聲風響，亂草中跳出兩隻斑斕猛虎撲過來。鍾爺道：「我今番死也！」

欲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